



□ 穆弓

我们在努力抛弃那种历史的宏大叙事,试图寻找一种历史叙事的新的可能。

每个人对世界的认识与解释必将受制于个体的“局限”。摄影师呈现给我们的,仅仅是他所看到的和选择的世界的某些瞬间,他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受到自身的限制,我们根本无法将这些碎片拼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尽管阐释者对图片进行解读,努力还原每张图片的时代背景,但依然是个体经验与情感在主导着那些图片的话语,即使我们从中看到一个时代似有若无的概貌,但它仍然是一个个体的世界,它的作用是提供受众一个个体的视角,甚或给以某种启发。其实任何个体、机构甚或国家、民族,都无法提供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世界,我们无法改变柏拉图所述“洞穴中的囚徒”的困境,每个人心中的世界都是客观世界和个体认知所融合的一个影像空间。

这种图片和阐释相结合的叙事文本本身,必将面临来自艺术批评的非议和诤难。因为摄影本身对世界的呈现就已经是一个非真实的镜像,在苏珊桑塔格看来,接受相机拍摄下来的事物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但这恰好与认识世界相对立,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拒绝接受世界的表象开始的。产生认识的一切可能性都以说“不”的勇气和能力为根源。“严格说来,照片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还很值得怀疑”(苏珊桑塔格《论摄影》)。而现在,阐释无疑又在这些业已脱离客观真实的镜像的基础上,树立了一个甚至多个新的镜像,在很多人看来这极容易在历史叙事中误入歧途,陷入一个“意义”的世界中不能自拔。或者,单纯从艺术的层面来看,艺术本身是反对阐释的。“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着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不仅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呼吁“要去除对世界的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微观:一个时代的影像笔记》
日越 摄影
穆弓 著
泰山出版社
2012年2月出版



『视界融合』: 多重融合与无尽的延伸

『视界融合』: 多重融合与无尽的延伸

「影像笔记」

□ 宋书强

在济南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赓续不绝的生命与这里的山川地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诗意而温暖的相互注视,鲜活的生命与文化的自然相互碰撞、纠缠,产生了许多名胜古迹。毫无疑问,这些名胜古迹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并与当地或来过此地的、能在参悟这神奇的自然时被感动的人们有关。如果没有人与自然的呼应交流,如果人们不能同时赋予这山川地貌以“回眸看我们的能力”,那么,这些名胜古迹不会具有那么多诗意而美丽的品格。这些诗意而美丽的品格,既形成了这些名胜古迹独特的“灵韵”,又深深地表达了人们追求“诗意地栖居”的梦想。它们脱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空,以其自身独特的美,把人们拉到与整个宇宙共存的命运之中。人们在那里把自己打开,与这些名胜古迹处于深深的连续性中,忘却了俗世的时间和空间。这些名胜古迹,以异于日常世界的独特的魅力,让人们获得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和领悟能力。

如果说,蕴涵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济南名胜古迹本身,或以喧腾或以沉默的方式彰显着独特的“灵韵”的话,那么,图书则是以文化和审美的形式对这些“灵韵”再次召唤。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三十本“济南历史文化读本”中,有将近十本涉及济南的“名胜古迹”,其中包括《济南名山史话》、《济南名泉史话》、《千佛山史话》、《趵突泉史话》、《百脉泉史话》、《华不注史话》、《珍珠泉史话》、《灵岩寺史话》、《五峰山漫话》等。这些图书,或从历史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角度,围绕各个名胜古迹,从历史文化发展、影响的角度对该名胜古迹探本溯源,介绍其源流以及嬗变发展;或从“名人与该名胜古迹的关系”的角度,多维度、多层次介绍名人与该名胜古迹的相互关系;或从民间文化、野史(如民间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角度和视野,对该类名胜古迹进行多方面的书写。无论就其出版规模,还是就其所蕴含的审美文化价值而言,都将是济南历史文化整理和发掘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几本书中,既对济南的山和泉这一重要的名胜古迹的总体性介绍,以一种整体性的目光观照济南的山和泉所蕴含的内在“灵韵”,又针对性地撷取了诸如千佛山、趵突泉、百脉泉、灵岩寺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名胜古迹,对其独具的文化品格予以深入阐释,尤其是它们和历代文人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作者用现代文化审美的目光重新予以审视。比如诗人林之云的《百脉泉史话》,作者以诗意的笔触唤醒了对自然的温暖的目光,同时,又赋予百脉泉以“回眸看我们的能力”,诗人与自然之间诗意而温情的相互对视,既表达了诗人对自然事物的虔诚,也书写了千古文人与山水之间的文化情怀。而管薄的《灵岩寺史话》,则是作者虔诚地穿越时空的朝佛之旅,日常的时空发生了裂变,阅读的时空成为独特而溢出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时空,脱离了我们的世俗社会,在这里,我们与“圣性事物”真正相遇。

一座城市必须要有自己的灵魂,而济南的这些名胜古迹,则为我们留下了寻找这座城市灵魂的重要标记,也是我们守候心灵净土的精神食粮。那些有记忆的人们,必将忘却生活的种种苦楚,倾听来自这些名胜古迹内在的“灵韵”召唤,洗去凡尘,荡涤心灵。而这些图书,既是对这些“灵韵”的记录与捕捉,也是与这些名胜古迹的对话和交流。巴塔耶认为,艺术品所构成的现实,“有可能比作为‘实际的’行为、事件有着更加活生生的现实性,更迫近于真实”。出版这套丛书,既是对这座城市记忆的承诺,也是这一系列图书作者们对于俗世之外的“灵韵”的追寻。



《百脉泉史话》
林之云 著
济南出版社
2010年11月出版

追寻俗世之外的灵韵

「文化读本」

【闲读随笔】

历史与伟人

□ 周鲁霞

与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一样,出生于瑞士的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也有着浓重的英雄情结。布克哈特是19世纪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历史学家,善于从世界历史的横截面中,寻找有关历史本质的老问题。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布克哈特以国家、宗教、文化三大潜能为框架,探幽西方文明危机之所在,书中对历史上的危机及危机中的伟人的论述是一亮点。

何谓“伟大”或“伟人”?布克哈特认为,真正的伟大“实际上是一个说不清的谜”,唯有科学界定,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概念。他甚至认为,人类根本谈不上伟大,“伟大其实正是我们人类所缺乏的品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伟大这个概念”。于是,布克哈特不是“一根筋”地给出伟大的定义,而是举出几个限定,形容伟大这个概念的词,比如“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如此模糊的界定,省却了许多的麻烦。

布克哈特对历史上那些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伟人的特质作了分析和描述。最没有争议的是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等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他们的活动与公众的实际生活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生活在另一个神秘的世界,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活,因此可以安心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不像彼得大帝等政治人物,尽管改写了历史,人们依旧对他们爱恨交加、说三道四。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以一颗敏感的心“把时代和社会本质充分地表达出来”,世界因他们的出现而丰富多彩,并借助他们在整体水平上得到提升。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之所以独一无二、无法替代,还因为他们的出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知识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发明迟早会诞生于世,唯有伟大的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或者长时间沉寂,或者偶露峥嵘,或者成群结队地出现,不可预见也似乎无规律可循。

布克哈特认为,伟人是个性与普遍性的交织。比如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既是鲜明的个体,又深深地影响着整个民族、整个文化甚至整个人类。他们总是善于“从日常生活的潮流中、从偶然的事件中、从平凡的和无关痛痒的事情中提炼出人性普遍的东西,并赋予它最优雅的表现形式”。这种摆脱了世俗羁绊达到了高尚境界的普遍性,是伟大之所在。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史家,布克哈特倾心 and 向往文化这一潜能,把文化看作对国家和宗教的批判和制约。

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伟人往往具有争议性——无论你做出多大的贡献,总是有懈可击。布克哈特也不排斥政治领域的伟人,只是绝不降低普遍性的标准。“伟人的使命在于,把一个超出个人范畴的意愿付诸实现。”这个意愿可以“称为上帝的意愿,一个民族或者整个人类的意愿,或者一个时代的意愿”。因为“人类根本谈不上伟大”,布克哈特对政治领域伟人的评价不拘于细节,而是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来衡量。只要个体的意愿代表了集体利益,只要个体使“所属的集体更伟大、更强大和更优秀”,即使在付诸实现的过程中犯过错,终究也是可以原谅的。“只有当一个人成就了伟大事业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得到人们的宽容,即便他犯下了罪行。”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布克哈特是“成则英雄败则寇”的同路人,他的宽容是以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为前提的,毕竟真正的伟大是人类所缺乏的品质。

伟人总是与危机相伴。布克哈特的伟人情结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其时,他生活的欧洲已经危机四伏,自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文明传统面临大规模战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的威胁。布克哈特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危机,期盼一些非同寻常人物的出现,因为这已成为“万不得已的事情”了。但现实让布克哈特深陷悲观,“因为整个社会由平庸的人构成”,人们对伟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认为这个时代不需要伟人,他们要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更为关键的是,“强权政治总是憎恶具有创造性的人物”,伟人在萌芽之中就已经被扼杀。

无论对英雄的本质如何界定,英雄崇拜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布克哈特去世后,欧洲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欧洲文明的危机不幸被他言中。希特勒恰恰是迎合了危机中社会对伟人的期盼而一步一步走向历史前台的。尽管希特勒绝非布克哈特所召唤的伟人,布克哈特还是遭受了后人的误解。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英雄崇拜的陷阱。

微博书评

◎黄老邪:《批评官员的尺度》,安东尼·刘易斯著。19章收尾处,作者简笔勾勒出好色客案始末。这一经典案例中很多细节指向公众人物,宛若现场测试他们的忍耐与包容。好色客案发生在1983年,助力其免于诉讼的,除最高法院的价值坚持外,还有沙利文规则,甚至还包括当年将华盛顿总统画成毛驴的那位漫画家。

◎康定斯基:在三联韬奋书店购得译林出版社卡尔维诺经典系列精装19册。此前平装系列出了数年,这次精装系列可谓痛快,一气呵成。卡尔维诺说:我爱巴尔扎克,因为他是空想者;我爱卡夫卡,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我爱莫泊桑,因为他肤浅……我接着说:我爱卡尔维诺,因为他是不存在的骑士,为我打开了宇宙奇趣全集。

◎林麦琪:带着一丝猎奇的心态翻开安吉拉·卡特的《焚舟纪》,翻到那篇《紫女士之爱》,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写得真让人惊艳!语言瑰丽饱满,真是难得一见;不需细写人物的语言对话,但其形态已惟妙惟肖。聪明的作者总是能够一点点地让那锋利的文字之刃直抵你的血肉之躯。